

欽定金史

卷之十
三八八

金史卷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一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
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
復懇辭不獲因遜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

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
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爲樞
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尙書省除工
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
古亦免去遼王宗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
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
爲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爲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
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何
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
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

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使還聞
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
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
罪將何以爲辭江左且不可保况齊乎肖胄惶恐曰敬
聞命矣卽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
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
志也卽除參知行臺尙書省事未幾詔宗弼復取河南
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
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
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廼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

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卒孫進詐稱
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爲相內懷覬覦欲先
除熙宗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爲胙
王以誣構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爲
念裴滿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宮頗鬱鬱因縱酒往往
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爲信然
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鞠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
導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止及孫進引服
蓋假託名稱將以惑衆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
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

陵爲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
爲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
旣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止特思行臺不坐天
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
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藩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
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
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
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
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
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

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旣爲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通古天資樂易不爲表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勝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遼而爲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爲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秘書郎太宗將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爲趙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戶工禮三部侍郎遷禮部尙書田穀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德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

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爲戶部尙書拜參知政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參知政事進拜尙書右丞天德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旣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爲中都改析津府爲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賜

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內失火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

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琬來視工役凡一殿之成費累鉅萬琬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尙書令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爲千戶謀克

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
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尙書省事世宗卽位于遼陽揚
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
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賀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
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
國之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稱揚德政毋失委任
之意也俄拜太師尙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
隆時爲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
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餘
年練達政務故復用卿爲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

謝居數日世宗謂浩曰卿爲尙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烈志寧等其後皆爲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衍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卽詔入朝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爲請三年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朝一日詔左宣

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諡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爲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爲降朕以刑部闕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當有陞擢爾父太師以戶部尙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躡遷金紫卿所目見也當旣厥心無忝

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
院王震改禮部郎中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
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
而除震別職擢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爲太子詹事遷
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
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良吏奉法不爲表襮
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爲臺官可革其弊尋改中都
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尙書俄轉吏部爲御史
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
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

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
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
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
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
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
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
復爲太子少師兼禮部尙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
故是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尙書左丞時人榮之後因
朝奏日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
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

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爲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視事日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尙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